

27.07

西安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政协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工作任务的精神，决定出版《西安文史资料》（选辑），以推动我市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为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保存有研究参考价值的文史资料。

《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的史料征集年限，是自戊戌变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征集的重点，包括一般文史资料和革命史料两个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能够反映时代本质、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史料等。所征集的史料，以作者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的史实为主，要求存真求实。文体最好用白话文。

市政协在“文化大革命”前虽进行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但限于当时人力，征集的史料文

稿，除提供全国政协和陕西省政协一部分外，其余均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无存。市政协于1978年恢复活动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始逐步开展，我们殷切希望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为撰写文史资料这一重要任务共同努力！

本选辑所刊登的资料，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但因各人的经历及认识水平不同，其内容、观点必有可商榷之处，希望知者予以补正、核实；同时在编辑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更希不吝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追念张汉民同志…… 阎揆要 周益三 雷展如 孟 浩 (1)

回忆南汉宸同志…………… 陈必琨 (15)

桥山根据地的创建、失守与恢复…………… 王 英 (23)

一九二七年党领导的西安中山学院…………… 陈云樵 (39)

大革命时期的

长安农民运动…………… 郝晓峰 丁世丰 刘阿洋 (46)

陕西回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 马士年 (55)

随于右任赴苏敦促冯玉祥回国

进军西北解西安城围的经过…………… 马文彦 (76)

一九二六年刘镇华围西安城纪实…………… 杨伯超 (101)

坚守西安时的粮草供给…………… 李紫山 (110)

西安事变中的刘桂五…………… 程海岑 (116)

西安事变时期的两件事实…………… 石仲伟 (123)

三青团和国民党在陕西的明争暗斗	翟文凤	(130)
伪西安市参议会杂记	曹洁天	(138)
王宗山的种种行径	袁增华	(147)
 西京国货公司的创办与经营	美荫三 杨海艇	(153)
我在《西北文化日报》社期间	曹受社	(166)
《西北文化日报》的后期阶段	徐国馨	(174)
碑林《熹平石经》残石与北魏墓志		
运西安之经过	马文彦	(182)
高培支与易俗社	雷震中	(189)
流行在西安的唐代燕乐遗音——鼓乐	李石根	(197)
 西安城的过去与现在	田克恭	(207)

追念张汉民同志

阎揆要 周益三 雷展如 孟浩

一、投笔从戎

张汉民山西省稷山县人，一九〇三年五月六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家乡上小学，后考入新绛县中学，学习刻苦用功，品学兼优，毕业考试名列全校第一。老师和同学都希望他能继续升学深造，但他认为：国破家难保，唇亡齿受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不准备升学”。他主动说服了父母，准备从军。



一九二四年，张汉民毅然放弃升学机会，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安边杨虎城将军创办的、训练基层军官的教导队学习军事。他到教导队后，学习劲头更足，无论在学课和术课方面，都肯勤苦苦练，师生们对他在学业上的那股“牛劲”表示赞扬。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为人正直，办事踏实，因而得到杨虎城将军的赏识。一九二四年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

系曹錕政府，成立了国民军。杨虎城将军坚决支持国民军的革命行动，把自己率领的部队改为陕北国民军。一九二五年春就任前敌总指挥，挥师南下，进驻陕西关中地区，先后驻防耀县和三原，在耀县把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张汉民任中尉排长。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当教导营第一中队改编为炮兵营时，他又升为营副。

一九二五年冬，张汉民率部驻守三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注一)。从此，他坚定了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洋系军阀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进犯陕西，企图占领西安、三原和咸阳。杨虎城将军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率部进入西安，为挽救西北危局、策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与国民二军的李虎臣共同保卫西安，抗击刘镇华匪军。此时，张汉民领导的炮兵营，奉命留守三原。在陕西党组织负责人魏野畴的直接领导下，他和当地驻军陕军田玉洁、甄寿珊一起，保卫渭北重镇三原，以抗击刘镇华匪军的进犯。经过多次激战，终使三原未陷敌手。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于右任由苏联回国，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经宁夏、甘肃入陕，解救三原、西安城围。在内外呼应夹击下，刘镇华匪军于十一月末被赶出陕西。当于右任在家乡三原停留期间，张汉民常同于接触，并同于创办的民治小学以及各中等学校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们的频繁来往，随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

西安城围解除后，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总副司令，共产党人史可轩、魏野畴、杨明轩、杨晓初等在总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一新政权刚建立，急需大批干部，党组织创办了一个军事政治队，魏野畴、李子洲调张汉民担任中

队长，曹力如担任秘书，负责日常的领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张汉民和曹力如的努力，很短时间内为党培养了几十名干部。吴岱峰、李作梁、刘威诚就是由张汉民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西北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冯玉祥、于右任所统帅的军队），为策应北伐军进军黄河流域，东出潼关，杨虎城将军率领第十路军出师中原。为巩固后方基地，张汉民的炮兵营奉命继续驻守三原，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相继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冯玉祥的部下、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在各地开始镇压共产党，解散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是年冬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向新调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控告张汉民是共产党，当时在三原作为原国民三军的留守司令第十路军副军长李子高于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将张汉民逮捕，阴谋杀害，在党组织和朋友的营救下始免于难，被撤职回家。张汉民回到家乡，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九年春，张汉民由稷山县到山东临沂，又回到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充任连长。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任命张汉民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一九三一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任团长，驻防西安北院门。在此期间，他利用合法职务扩充队伍，在共产党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陕西省委与张汉民的联系负责同志初为李杰夫，李调走后，即由汪锋负责联系）继续为党秘密地工作。当时党在杨虎城部的工作方针，对营以上秘密党员干部，中心是取得上级的信任，做好周围的交朋友工作，掩护部队里的党员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二、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张汉民是士兵出身，对于归军队中士兵的思想状况及生活作风比较了解，所以从他当连长起直至当旅长，总是以革命的观点教育士兵。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陕西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张汉民在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同志指导下，对军事政治队的日常工作，尤为积极负责，该队官兵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迅速提高，他对训练干部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张汉民对士兵的态度和教育方法，除对士兵进行军事教育外，还很注重文化教育，对每个战士都发有文化教育课本，教唱革命歌曲，启发政治觉悟，进行正面教育。他对一些旧军官的军阀作风非常不满，如有发现立即制止。他提倡官兵平等，对犯了错误的官兵一律看待，从不苛求或偏袒；如发现官兵对老百姓有不法行为时，他坚决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不分官兵一概惩罚。他对士兵关心备至，经常下连队察看伙食，和士兵一起吃饭，各连并组成由士兵选出的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警卫团的军官，没有“喝兵血”克扣士兵粮响的问题，所以警卫团无论在何地驻防，很少发生士兵“开小差”，因此该团的各级军官用不着操心“看兵”；外团的士兵如跑到警卫团来要求当兵，张汉民也一一说服并把他们送回原单位。他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虽得到杨虎城将军的赞赏与信任，但却受到一些人的妒忌、“吃杂碎”、“擗凉腔”，风言风语地讽刺他；甚至有人竟说：“张汉民的警卫团里学生娃多，都是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秋，警卫团驻在陕南南郑县迤西长林镇时，张汉民对警卫团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换成共产

党员崔启敬和阎揆要同志，阎揆要原任团副一职由魏书林同志接任，这样就使全团实力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而在团部建立了相当总支形式的党团组织，各营建立了党团支部，各连建立了党团小组。由于有了党的统一组织和行政领导强有力的配合，因而一九三三年四月张在勉县、宁强一带协助党的地方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那时警卫团拥有十六个配备充足的连队，除三个正规的步兵营外，又有四个直属连（山炮连、迫击炮连、骑兵连、特务连），人数达两千人之多。由于各连都建立了党团组织，故在全团士兵中，不少纯洁正直、认识明确的人陆续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截至一九三四年，全团的共产党员已达二百余人。以后又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先后吸收地方上的党员二十多人，将其安排在各个基层。张汉民当时有个宏大的打算：就是发展党员，扩充部队，相机打出红旗。周益三原在党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内任军参谋长，一九三三年秋同盟军失败，周由北平回到陕西时，经张汉民一再动员留团工作。当时张汉民在陕南的处境虽然恶劣，但他毫无畏惧。一九三三年他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携带军用地图和大批医药去川北同红四方面军联络，计划打出红旗，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则认为，在杨虎城的旗帜下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为有利。张汉民即决心再等待一下，待杨虎城将军给他编成一个旅，部队可能进驻关中西部 的淳化、耀县或彬县、长武，那时就可以插红旗大干革命，北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的部队联成一片，在淳、耀以西陕甘边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了。

三、积极秘密地协助地方党和红军游击队工作

张汉民是一个实干家，只要什么事情对革命有利，他就毫不

犹予地去干，而且要干得彻底。一九二七年冬，他任杨虎城将军炮兵营营副时，驻防三原。当时他还担任我党三原中心县委的军委工作，曾秘密运送枪枝、弹药，帮助“武字区”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营救遭反动当局逮捕的农运负责同志，镇压了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还帮助县委解决经费问题和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三〇年张汉民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一九三一年张汉民升任警卫团团长后，曾为党搜集了蒋介石“围剿”陕甘红军的情报；积极支援了陕甘游击队的物资，并与陕甘游击队建立了交通联络站（西安竹笆市街同众军衣庄、骡马市街北头一个扞毡的作坊，以及彬县水帘洞附近），中央到达陕北后，在西安市潮子庙街用团留守处的名义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运送了上海中央局给红二十六军的武器、电台、医药器材，还有望远镜、军用地图、电报密码等；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人员在西安医疗，护送了上海中央局与红二十六军的来往干部（张庆孚等）。当时陕甘和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都来往西安，在张汉民掩护下进行活动。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的职田镇“围剿”陕甘游击支队（即红二十六军的前身），张汉民当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向游击支队报告了进攻的情报，游击队得以有备。谢子长作了精密部署，后撤至阳坡头待机歼敌。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行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该团的第三营顿时乱成一团，李明轩乘混乱中急速调转马头就跑，根据事前张汉民的指示，边跑边喊“红军包围来啦！快跑！”有些士兵扔下武器争相往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毙俘百十人，缴枪百余支。这次战斗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

的首次大捷，张汉民和其他党员的密切配合，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二年冬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当时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从鄂豫皖地区出发向西转移，其先头部队进入陕西南部地区时，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即电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应速集中兵力出师陕南堵击红军，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围歼在秦岭山区，杨虎城将军被迫调三十八军孙蔚如、赵寿山部，部署在陕南及秦岭山区，以防红军西进。

杨虎城将军对警卫团的使用，一向是非常慎重的，从不轻易调动，但杨的参谋长韩威西却别有用心，在这次堵击红军事件中，韩多次提出务必把警卫团列入战斗序列，使该团与红军相斗。他认为谁胜谁败他都喜欢。杨虎城将军为了顾及全局，只得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命令张汉民率警卫团出师秦岭北麓的引驾回、太乙宫待命。因这时红四方面军已从湖北郧西一带直下陕南柞水，翻越秦岭旗插引驾回，威胁西安。但当警卫团抵达引驾回时，红四方面军却已沿秦岭北麓经周至、眉县地区南入秦岭。张汉民遵令向西“尾随”红军。

张汉民深知杨虎城将军把警卫团列入战斗序列的苦衷，但他却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接到命令后非常高兴，因为他的部队几年来在我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党员和部队的数量、素质都有很大的变化，革命力量不断增强，他设想这次红四方面军大部队西来，警卫团进入秦岭后，若能与红军取得联系与其汇合，则可纵横西北，革命形势必将有大的转变。他在当晚即召集全团骨干开会，首先说明出发陕西南部对警卫团本身的意义及光明前途，然后部署全团各营工作，除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教育、进行出发准备外，

要求武器要精选多带，以备后用。经过两三天的准备，便出发到引驾回，后向西“尾随”红军到周至县时，获悉该县监狱里关押着共产党员雷展如，张汉民亲自派白景琦到县政府将雷展如营救出狱，并任为通讯排排长。当部队行至眉县时，遇到张性初带来省委的指示，令张汉民立即派人去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张汉民即派雷展如去城固县上元观与红四方面军联络。雷见到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他们提出要川陕军用地图。张汉民率部到达南郑后即派张含辉送去。

一九三三年春，警卫团被调往城固天明寺一带，张汉民率部收缴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为此事，十七路军在陕南的军事当局把警卫团集合到南郑教场坝，大骂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如果硬要‘削足适履’，那是用城门扇压治背锅（驼背）哩！背锅治了，人也死了。”还扬言要给杨主任发电报，把警卫团调回西安去。张汉民不为所动未予理睬，仍是我行我素。在驻城固二里坝时，鼓楼坝反动区长收买土匪张正万发动了马耳岩事件，红二十九军李良、陈浅纶、杜润滋、孟芳洲等领导人惨遭杀害。事件过后，张汉民得知即带部队以平乱为名将反动区长扣捕镇压，为死难同志报了仇。

一九三三年冬，当地民团团长王化治率匪军在元墩子袭击游击队，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不少指战员被俘，张汉民以关押为名，将我被俘人员要到警卫团秘密释放，并借机将王化治匪部歼灭，处决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王化治，为元墩子人民除了大害。

一九三四年四月，张汉民为了加强地方游击队的力量，根据陕南特委汪锋同志的意见，遂把散布在宁强、勉县各地的游击队

员集中了八九十人，在勉县诸葛庙以东的马超庙里训练了二十多天，编了三个中队，六个小队，配发长枪六十支，命名为勉县垦荒游击队，开往黎坪开发硫矿，并把当地反动武装全部消灭，为黎坪人民除了大害。

一九三四年，张汉民在陕南特委的领导下，为了扩大宁强、勉县一带游击队的声势，经常于夜间调派部队内的共产党员，配好武器，经过化装，由地方党派出向导，分成若干小分队进行游击活动，既打击了土豪劣绅，又牵制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于地方反动政府中的差役，凡是经常对当地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民愤很大的，就派人化装拦路，予以教训或镇压，事后使用地方党和游击队的名义宣告人民，以杀一儆百。对于地方的土豪劣绅，则借故抓来拷打整治甚至处死，以平民愤。当时警卫团的医务所，经常有游击队的伤病员前来治疗，其中一个人因手指骨折，曾在医务所治疗两个多月，伤势治愈后，就留在团部工作。总之，张汉民领导的警卫团在宁强、勉县、南郑、城固、洋县一带驻防期间，尽量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尽可能地排除障碍，使革命工作顺利开展。

十七路军在陕南的军事当局，对张汉民的革命活动非常不满，他便电陈杨虎城将军，说“张汉民是共产党，不听指挥，胡作非为”，要求解除警卫团的武装。杨虎城将军没有答应，并说“张汉民不听指挥，由我调回西安”。这些人很觉扫兴，只等着事态发展，并对警卫团作了戒备。张汉民除同驻天水至嘉陵江一线的胡宗南部队针锋相对地进行残酷斗争外，也对他们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适在这时，杨虎城将军给张汉民来信，大意是：汉民老弟，

你在汉中所处的环境与我在西安所处的一样，受着内外夹攻，我决心给你编旅，待有机会即调你回关中，周围环境希耐心相处。

杨将军的这一安慰和鼓励，更使他挺起了腰杆振作了精神。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杨虎城将军从西安出发巡视陕南，来到秦岭山区十七路军的驻防区域，张汉民向杨虎城将军面陈了警卫团所受的非难和歧视，请求把他调回关中驻防。杨将军允许所请，遂调警卫团向关转移。一九三五年初，汉民率警卫团跟随杨将军由城固东行，经洋县、宁陕到镇安时，十七路军在陕南的指挥官，因红四方面军从川北挥戈北来，进入陕西境内，消灭了刘文伯旅的杨竹荪团，攻打褒城、南郑，先头部队已到达凤县，乃急电杨虎城将军，请求把警卫团暂留镇安待用，以对付红军。杨将军在镇安作了短期的停留以示坐镇，并听取了十七路军在陕南各地的情况汇报。

当红四方面军折返四川时，杨虎城将军正由警卫团护送继续巡视，经山阳到商县，在旧历除夕之夜到黑龙口，又从黑龙口到牧虎关，遇见红廿五军宣传队，杨虎城将军令警卫团阻截红军，集合部队讲话后返回西安。张汉民当即率警卫团经铁索桥向葛牌镇一带搜索前进，到杨家斜与红廿五军相遇，双方隔河对峙。张汉民遂派共产党员马宗仁、张明远等与红廿五军联络，并商定互不侵犯，订立了联络口号。红廿五军当时无电台与党中央联系，因此他们提出要电台、军用地图、医药器械等，张汉民立即将陕南川北军用地图抽送了一份，并派人到上海、西安购买电台、电讯器材和医药。由于红廿五军流动无定，两次运送均未接手，直到同年九月下旬，才用卡车运至陕北交给红廿五军。

红廿五军在杨斜驻六、七天，飞速向湖北而去。警卫团“尾

随”红军到漫川关，双方坚守成约，从未交战。警卫团后奉西安绥靖公署命令开驻镇安整编。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卫团奉命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任旅长，曹伯珍、李家骥、阎揆要分任七、八、九团团长，八团驻防西安。

四、对党忠诚 信守不二

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后，张汉民对旅团正在进行初步调整，这时，进行游击战的红廿五军，已由湖北郧西一带神速进至佛坪、洋县后，就在华阳、茅坪地区，消灭了驻军十七路军的张飞生旅，并从那里向东运动。张汉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命其堵击红军的命令之后，一面派同志二人去红廿五军送绥署的堵击部署情报，一面率七、九两个团由镇安、石嘴子出发“尾随”红廿五军。三月十七日，当部队行进至蔡玉窑地区时，有的同志即提出，红廿五军经我部驻地柞水，前派出送情报的人未回，值得注意，可等陕南特委去上海中央局请示与红廿五军协同问题的汪锋同志到来再动（当时汪锋已回到西安，缓行一天即可等到）。张汉民认为以往已与红廿五军来往数次，并定好互不侵犯条约，相随亦非一日，并未违约开火，绝对没有问题。于是按计划“尾随”前进，十八日到曹家坪，十九日向目的地九间房（属柞水）前进。

当时九团任前卫，当日（注二）下午，到了九间房附近，阎揆要报告：红军已经坚壁清野，沟内似有伏兵，可在距九间房西十余里处村庄宿营，以免误会。这时，张汉民却坚持己见，仍命大胆前进，毫无戒备，他和平时一样地轻松闲散，途中还和红军一个洗衣队女队员拉闲话。当先头部队进到九间房，正在集结

准备宿营，左侧宿营警戒即将上山时，枪声大作。为避免交火，张汉民当即决定向右侧山撤退。刹那间，红廿五军从正面和两侧冲来，警三旅遂溃不成军，除未进入宿营地的官兵逃出外，其余全被俘去，张汉民亦被俘，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被俘的官兵，仅有少数非党人员被释放回来，大部都被错杀。

逃出的官兵，当日由阎揆要收集在曹家坪，第二天回驻蔡王窑，恰巧汪锋同志从上海局（派回联络张汉民旅及红廿五军）到部队驻地，阎揆要便向汪锋谈了九间房发生的情况。汪锋即赴红廿五军驻地葛牌镇，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并营救张汉民和其他被俘官兵，不料反被拘押带到陕北，直到党中央抵达陕北后始获释。不久，汪锋持毛主席给杨虎城将军等人的亲笔密信潜来西安，并代表红军和杨将军、杜斌丞先生等谈判，商讨红军与十七路军共同联合抗日问题。汪锋同杨虎城谈判成功，杨将军指定阎揆要团（时驻淳化县）护汪回苏区瓦窑堡。这时得知：九间房事件发生后，红廿五军已将张汉民等共产党员错当“反革命”枪杀了！

这一不幸事件，形式上红军胜了，“白军”败了，但却牺牲了我党培养多年的许多好同志，成为党史中一个亲痛仇快的沉痛教训。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十七路军总部派了一个负责的副官，同阎揆要所派的李金铎，再到九间房调查了三月十九日的情况。经协同驻军和当地老百姓巡查，发现被杀的百余人埋了三个坑，因尸体业已腐烂，分不出面目。据老百姓讲，当红廿五军临走时，曾用绳绑去三人不知带往何处。

党中央召开七次代表大会时，在烈士名单中，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烈士，其他牺牲的同志当然也是烈士。